

芝翁高拜石著

古
春
風
樓
瑣
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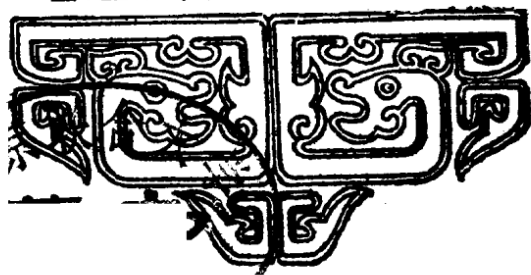
三
版

第八集

169951

古春風樓瑣記

第 八 集 · 高 拜 石 遺 著



台 港 新 生 報 印 行

古 春 風 樓 瑣 記

〔集 八 第〕

著作者：高拜石

發行人：沈 岳

出版者：台灣新生報社

出 版 部

經銷者：台灣新生報社

讀者服務部

地址：台北市延平南路一二七號

電話：三八一三七九一（十線）

郵撥帳號：六二八八

印刷者：嘉信印刷廠

地址：台北市安西街二十九號

電話：五八一六八二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第〇二八二號

全集二十冊

中 華

民 國

國 民

六 十

七 精新美港

十 裝台

八 本幣金幣

年 全三八五

六 集千十百

月 訂元元元

三 價整整整

十 日

再 四

版 版

（海外郵費另計）

古春風樓瑣記 目錄

(第八集)

吳稚老瑋學瑰行·····	三
秋浦老人佚事·····	二一
民八福州「五四」潮·····	二七
好人內閣與羅案風潮·····	三七
上海時報主人黃伯惠·····	五五
楊永泰與其政治抱負·····	六一
朱紹良治邊經略·····	八二
陳香雪陳韻珊父子·····	九八
傅筱庵之死及其生平·····	一〇五
張嘯林勾搭土肥原·····	一一八
黃克強與中國革命·····	一二七

青芝老人之風範·····	一四三
陳英士擎柱東南·····	一六〇
蔡松坡與討袁之師·····	一七五
嶽麓長留上將碑·····	一九九
黃興遺事補述·····	二二〇
烏目山僧黃宗仰·····	二二八
丁維汾清剛耿介·····	二四〇
梅川老人之風骨·····	二五六
鄧澤公與蕭佛老·····	二六九
吳鐵城二三事·····	二七三
嚴立三的狷介·····	二八七
孝園先生二三事·····	二九一

古春風樓瑣記 目錄

(第八集)

吳稚老瑋學瑰行·····	三
秋浦老人佚事·····	二一
民八福州「五四」潮·····	二七
好人內閣與羅案風潮·····	三七
上海時報主人黃伯惠·····	五五
楊永泰與其政治抱負·····	六一
朱紹良治邊經略·····	八二
陳香雪陳韻珊父子·····	九八
傅筱庵之死及其生平·····	一〇五
張嘯林勾搭土肥原·····	一一八
黃克強與中國革命·····	一二七

青芝老人之風範·····	一四三
陳英士擎柱東南·····	一六〇
蔡松坡與討袁之師·····	一七五
嶽麓長留上將碑·····	一九九
黃興遺事補述·····	二二〇
烏目山僧黃宗仰·····	二二八
丁維汾清剛耿介·····	二四〇
梅川老人之風骨·····	二五六
鄧澤公與蕭佛老·····	二六九
吳鐵城二三事·····	二七三
嚴立三的狷介·····	二八七
孝園先生二三事·····	二九一

吳稚老瑋學瑰行

李石曾先生庚子，八十誕辰，文教界以及中法比瑞同學會同人，籌備隆重祝賀，石老一再堅辭，並談到吳稚老當年拒壽趣文，與夫那篇「騙來人身」的妙文等等。在民國十六年前後，石老和張靜江、蔡子民、吳稚暉諸老，有四元老之稱，國府定鼎南京時，更有「國府四大柱石」之譽，而今，魯殿巍然，康疆逢吉，涉眼海桑，惓懷故侶，前輩篤舊之情，實有足多！而因其一提，也勾起了對於稚老的憶念。

四老言行風儀，各有千秋。一般人提到吳稚老，尤欣賞他那上下古今的議論，與嬉笑怒罵的文章，每比爲漢武時代的東方曼倩，其見於詞句者，如某君之憶江南開首卽說：「齊曼倩，幽默大名家……」又鵬鵠天的下半闕：「初晉宋，後羲皇，滑稽玩世亦東方。……」或疑東方爲俳優文人，其實東方雖是「口諧倡辯」，「文指放蕩，頗盡談笑」，亦是胎息於儒家思想的。夏候湛說他是：「……瓊瑋博達，思周變通，以爲濁世不可以富貴也，故薄游以取位；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頡頏以傲世；傲世不可以垂訓也，故正諫以明節；明節不可

以久安也，故詠諧以取容。潔其道而穢其跡，清其質而濁其文，弛張而不爲邪，進退而不離羣……。」又說：「夫其明濟開豁，包含弘大，陸轅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跼籍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對萬乘若寮友，視偉列若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羣，遊方之外者已。……」可謂推崇備至，揆以實際，亦是確切之極。

稚老的「上下古今談」，與「臚盒客座談話」，徜徉不可方物，他自擬於鄉衍之談天，可惜鄉書沒有流傳，無從比較其異同，而就文論文，其取譬淺顯，掇拾隨手，嬉笑怒罵，皆成文章，甚爲一時讀者所喜。文言文又極其雅潔雄勁，金石文字尤勝，當得起「寫作俱佳」之稱；其東拉西扯的白話文，豪邁奔放如彼，文言文又收斂與典雅如此，誠非時人所及。陸士衡文賦所謂：「隨手之變，良難以詞逮，」隨手之變，任意所之，以意遣詞，不以詞害意者，曩見邵園的文言文之外，就推吳稚老爲第一了。

稚老籍江蘇武進，生於民國紀元前四十六年，即公元一八六六年，清同治五年丙寅。原名眺。字稚暉，是因讀謝宣城集。（謝眺，字文暉所作）而景慕其人之故，後來嚮往維新，思想爲之一變，和友人約：二十年不看線裝書。他決心持之以恒，乃改名敬恒，自號臚盒。稚老家本儒素，少時讀書於江陰的南菁書院，山長爲黃以周。南菁書院，有木版「皇清

經解行世，重漢學與詞章，稚老是相當苦學的一個，在院時和裘可桴、孫揆均、丁寶書諸人，極相得，上下議論，互爲啓發處獨多。二十七歲，應鄉試，中了舉人，說起線裝書，他是飽讀過了的，以一個爛熟中國上下五千年整套戲本，而始終不爲戲迷，卒能跳出「開科取士」，「學優則仕」的圈外，斯爲一奇。他和鈕惕老（永建）訂交，是在光緒十五年己丑，無錫惠山的二泉亭畔，常有他二人的足跡，君子之交，與年俱永。他中舉以後，和族人爲了細故弄得頗不歡，據顧藎忱所述：一是爲了要修族譜，而族人不肯；一是按照一般鄉俗，新舉人例須挨家拜客送闌卷，因爲窮，僱不起長隨，替他挾帖唱名，他父親望子果然成龍，喜極也不計其他，權作他拜客時的執帖，沿途大喊：「舉人老爺來了。」到了一家茶館，座中人見新貴人來到，都站了起來，其中有一個人，竟是傲慢成性，別人站起他偏坐着不動，更不爲禮，老人家看着怪不順眼，便道：「老爺！他竟敢如此無禮。」吳粹爾曰：「他自作孽耳。」這是一種傳說，卽有其事，也足證他父子都有玩世不恭的傳統，與儒林外史中的范進舉人可以並傳了。

其後曾受南洋公學之聘，和蔡元培同任教員，無錫唐文治任校長，有個沈步洲的學生，是個年紀最輕的聰明學生，因把墨水瓶放在椅上，被唐認爲犯規，將其開除，吳蔡俱嫌太重

，因與唐鬧翻，張元濟繼任，意見更爲不合，遂辭職，携眷赴日本。孫中山先生時在日本，曾到他寓所訪晤，孫吳訂交自此始。旋赴粵籌備廣東大學堂，事竣之後，又回到日本，入東京高等師範。在留學界中，他以學者姿態出現，做事熱心，勇於負責，尤喜打抱不平，而因率領青年大鬧使館，被日警驅逐回國。

這件事的導火線，是由蘇浙皖三省自費留學青年九人，志願入成城學校肄業，被清廷所派的公使蔡鈞堅決拒絕而起。成城原不過是東京一所普通中學，歷史悠久，校譽最好，特別注重軍事訓練，凡在該校畢業的青年，如志願投身陸軍，無有不被錄取的，無形之中，便成了踏上日本補充士官候補生的終南捷徑。清末，羣趨維新，青年東渡日衆，其中以學習陸軍佔多數，不但貴介子弟接踵而至，即連登兩榜的進士如王賡陸光熙等，也都負笈嚮學，所以更格外受人重視。

日本人自始是慣用兩面外交的，對維新黨、革命黨都很優容，對清廷也另有所勾結，知道中國留學生多想進成城去受預備教育，便和清使約定，凡擬入成城的，應由政府批准，否則不得其門而入。光緒二十八年壬寅六月，鈕璦、李顯謨、劉鍾瑛、夏士驥、顧乃珍、陳秉忠、許嘉樹、吳宗椿、吳宗傑等九個人，擬投成城學校肄業，蔡鈞不肯咨送，鈕璦是鈕惕老

之姪，便一起去見稚老，請他寫一封信給蔡鈞，委婉陳詞，並提出一個辦法：由留學生五人，互保一人，使館出具保證書，藉以清釋清吏的疑慮；這時桐城派大師正任北京京師大學堂監督的吳摯甫（汝綸），正趁着暑假的空隙奉命到日本考察教育，在留學生會館和吳稚老相遇，於是稚老又把這件事，託吳代向蔡公使關說。不久，稚老便得到吳摯甫的信，說是蔡公使對五人連環保一節，已有允意，盼將保單與名單同時並送。等到稚老依照他們所要求的手續辦好，將留學生對這九個要求入學的新生保證書，分別送交之後，蔡鈞即轉知日本參謀本部，而日本參謀本部，見他未照使館保送學生的向例，僅把連環保證的保證書轉了去，認為不合手續，便回話說：「應請仍由貴大臣親自保送，以符定章……」因此這九個學生仍不能遂入學之願。稚老知道這是蔡鈞滑頭，却不過吳摯甫的面子，又虛與委蛇，故弄玄虛，自然大不甘心，便和鈕璦等九人，以及保人章宗祥、胡爾霖、曾澤霖、孫揆均、沈覲恒、沈覲鼎、朱紘、吳榮鬯、董瑞熙、張懋德、閔灝、陸輔、陸爽、俞亮、沈綱、殷彥修等一羣留學生，一齊同去清駐日公使館請願，由稚老率領，從留學生會館出發，浩浩蕩蕩地走着，先到吳摯甫住處，因不得要領，便直奔使館。蔡鈞聽見這許多人來了，不肯接見，派文案王雷夏出來週旋，這二十六人擠在王文案室內，堅決要見蔡公使，聲言不見蔡公使不散。雙方僵持到

中午以後，天氣炎熾異常，連茶水也沒有，大家腹飢口渴，仍不肯歸。一直等到下午時，由日外務省翻譯小林者出面調停，要大家答應不得對蔡使無禮爲條件，蔡使始能和大家見面。七時半後，蔡始和吳摯甫，在侍從如雲，護衛森嚴中，出臨客廳。蔡見到稚老及學生羣衆，開口便聲問：「你們來幹什麼的！」稚老即趨蔡的面前，很恭敬地說：「承蒙欽使保送九個自費生要入成城學校，已得參謀本部覆文，不過因手續不符，請欽使更正重行，不過是一舉手之勞而已……」

吳稚老話還沒有說完，那蔡鈞竟不耐煩得咆哮起來：「政府已屢次說過，自費學生不可再行保送，你知道嗎？」孫揆均在旁，便插口進言道：「使臣應爲僑民及學生求幸福，現在朝廷既不肯再保送自費學生，欽使應以去就力爭，才不愧爲折衝樽俎的賢使臣。」這些話蔡鈞更聽不下去，連連拍案，嘴裏便疊聲「豈有此理」，逕行走開。」一直到深夜十一時許，大家精神疲憊至極，但還不肯走，正在僵持中，忽從門外進來了手執紅白燈籠的警士三、四十人，推着各人走，稚老和揆均被逮捕了，大家自然不肯罷休，跟着一起走，到了警署門前，警官祇傳吳孫二人進去，他們便在門外等着，不久，吳孫均奉內務省命令，限令離開日本國境，遞解回上海。這一事件，當時曾傳遍中外，國人以蔡鈞辱國太甚，輿論譁然，清廷怕

鬧得太不像話，把蔡鈞調回，另由良弼出面和日本參謀本部商定，組織清國留日陸軍學生委員會，並在成城學校附近增設一振武學校，一切規模與成城一樣，作為中國陸軍學生入聯隊之前的預備學校。

稚老是個熱血男兒，為打抱不平而拔刀相助，竟遭到這無理的打擊，刺激至深，憤懣尤極，在遞歸途中，幾次要跳水自殺，幸好蔡子民沿途對他照料，解譬和鼓勵並施，始安然到了上海。銳氣雖不因而少餒，而為了碰到釘子之後，漸趨於玩世，遞世，甚至自絕於世的消極態度，這個態度的轉變，蓋基於其一向之憤世嫉俗，積極的作為受到某種阻力之後而起，亦是儒家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精神所引伸而來。在上海時間，他以八股、大烟、小腳為三害，以俚俗詞句，攙入士大夫陣營，為別開生面的運動。但「除三害」的名詞雖新鮮，廢除八股政策論，為康有為的主張，康梁一班人也有不遑足會之設，禁烟拒毒自林則徐以來，已普遍為有識之士所支持，他不過把這三害聯起來，作大聲疾呼，然而和他不對的人，便譏笑為保皇黨的改良派，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他和趙石民、章行嚴曾在一家私立學校當教員，在三層樓天臺上，教起體操，頗有整軍經武之概，引起隔鄰近舍的娘姨阿姐，認為奇觀，把他教學生唱的「進兮！進兮，進進進進兮！」的歌詞，互相耳語：「格是啥個閒話？」這都

是他行誼不爲一般人所瞭解，而與「黑漆一團」的形形色色社會相柄鑿的一斑。後因愛國學社案，上海租界捕房，受清廷控訴，上海道奉命緝捕蔡子民和稚老，遂潛往香港，乘輪赴英。

稚老於學無所不窺，見解尤有獨到，故能認清現實，而不爲現實所轉移，獨過其清風明月，超然物外的生活。以漢學言，近於儒家中之雜家和農家，如鄒衍許行陳仲子之流，他能背誦秋水篇和齊物論，似對蒙莊別有會心，但能超而不肯脫，骨子裏他是認真的、拘泥的、絲毫不隨便、和不放鬆的。對漢儒託辭於先王之政治思想的禮運大同，尤爲嚮往，故對西方的安那其主義，篤信不渝，強調科學救國，從事於大衆化活文學運動，其中中心思想在求真善美三字，用能衝決藩籬，昂首天外。

他到英倫之年，是光緒卅二年丙午（一九〇六），這時他辦了留英儉學會，標榜一年六百元即可够用，鼓勵青年嚮學。他的寓所，門雖設而常關，客人要會他也會不到，因他不肯開門；就是當面遇到，他會說：「吳稚暉不在家，我是他的兄弟。」使人啼笑皆非。這種地方，雖有同於自己對自己開玩笑，但也省却不少無聊的口舌。留英儉學生中，對他不諒解的很多，罵他在倫敦天寒擁被高臥，圖不生火來省錢，而不能有所事事，如丁在君（文江）即

是其中之一。這班儉學生，顧名思義，苦況自屬不免，襯衫褲襪子祇有一套，晚間脫下來洗隙，第二日早上起來，每是半乾，祇好穿上，大罵稚老說話不實在，害人不淺。然這些人若是苦了，但不是稚老，卽無法成名，丁在君則說：「虛名何用？無錢卽不必讀書。」在君富有名士氣，成名與否，在彼無所謂，終身說「上了這不知金錢數字之老頭子的當，害了若干青年受若干時日的苦。」這真是喫力不討好，他却行所無事。張靜江由巴黎到倫敦，稚老偕孫中山先生往訪於旅館，旋赴法，加入同盟會，並與靜江、石曾二老，籌辦新世紀週刊。

辛亥革命，各省相繼光復，中山先生時以「高野」之名，寓英國十字路酒店，稚老獻議：由孫公請其師康德黎介紹與英外相晤談，一則希望英國承認新政權，次則請借款爲民國奠定基礎之用。其時，康梁一派人士，主張君主立憲，舉袁世凱爲總理。稚老代孫公擬了一張電報給黃克強、陳英士諸人，謂「與其舉項城爲總理，曷若舉爲總統。」當時孫公對此頗不贊成，不允遽發，稚老拖着椅子請孫公坐下，他向孫公詳爲解說，說是我們在國外多年，國內情形不熟，先舉袁爲第一屆總統，既可促共和之早日實現，復可表現我們革命黨的讓德。至第二屆選舉時，以公之德望昭隆，自然可以出來競選，而收實至名歸。中山先生對稚老頗推重，遂亦欣然從之。

稚老一生抱定不做官的主意，民元時，不論南北政府，他都沒有參加，第一度雙十節，袁世凱因黎元洪之請，有酬勳之舉，孫黃皆辭不受，稚老更寫了一信給袁，開他的玩笑。文云：「頃聞有授勳與書生之議，敬恒狂妄，於勳位名目向極端反對，何論授受，我等在民國爲百姓頭銜，自詡極品，安肯受公等公僕之勳位者！令朝下，夕痛詬矣，非惟不謝不感也。至於勳之一字，他人吾不知，反問敬恒，敬恒愧汗如雨，何來此不祥之聲，令我騰笑舉世！卽挫我骨，揚我灰，使最高明之化學家分析化驗，必不夾雜一毫此等夢想之份子，不然，如何敢抱一頭兩腿，強顏游行於光天化日下耶？切盼公等寶貴精神，專注於國難，勿更以揶揄爲清閒，侮弄書生。」末書「公民吳敬恒上言」。稚老這個表示，自然不是干譽，也不是爲了罵他「善慎爾口，毋令生疽；善保爾棍，毋令後穿」的章瘋子在勤政殿受了老袁的勛二位而罵民黨爲暴徒所引起的忿嫉，實實在在是那時俄庫風雲緊急，共和之基未固，所以特別提出「專注於國難」五字，希望新華宮的袁，莫以肉麻當有趣。

這時，他在唐山路礦學校當國文教員，兼教育部的國音統一會會長，和王璞黎錦熙諸人，以守溫之字母爲主，以切韻法爲輔，又不用羅馬文拼音之說，折中而創注音字母。在音韻上之所獲，較太炎的文始，尤進一步，其在音韻上的建樹，較之王靜安在文字上之創見疊出